清史纂修

壮心不已成大著
——读祁龙威《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》

沈秋农

2010 年盛夏，年逾米寿的祁龙威将反复磨勘的《清史·朴学志》向国家清史委郑重交稿，这位史坛大家为之紧张了六年的精神也稍有舒展，虽说是“老驽负重，力竭汗喘”，但当这件浸润了他许多心血，凝聚其毕生才智的《朴学志》书稿终于如愿完成，心中还是充满欣喜，感到既可向国家清史委有个良好交代，也对得起同乡同学同好之谊的国家清史委主任戴逸的青睐与重托。

就在这一年的烟花三月，春花烂漫，垂柳依依，沐浴着春日的温暖，游春踏青的人们成群结队徜徉于栖灵塔下、瘦西湖畔，享受着生活的甜蜜与温馨，可祁龙威教授却益发感到时光的金贵与紧迫，正襟危坐在窄小的书桌前，又开始铺纸握笔，悉心梳理修纂《清史·朴学志》的工作日志。他要向时代有个汇报，向所有关心他的人们有个交代，介绍一下六年来在治史旅途中的所思所作，所忙所得，以此对“老驽负重，力竭汗喘”有个详实之说明。《日记》以 2004 年 7 月 5 日为开篇。此后按工作进展情况记载，时简时繁，时短时长，其中 2004 年下半年（启动之年）58 篇，2005 年 48 篇，2006 年 44 篇，2007 年 53 篇，2008 年 59 篇，2009 年 64 篇，2010 年 3 月（竣工之月）3 篇，最后一篇为 2010 年 3 月 24 日，共计 329 篇，约 3.5 万字。经半年努力，祁公终于将《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》煞青定稿，并很快被许多年来一直敬重他的赵昌智先生慧眼赏鉴，编入《扬州文化研究论丛》第 6 辑。诚蒙祁公厚爱，于今年 5 月将该书相赠于我。游目饱览之时，真是惠风和畅，榴花竞放之期，嫩绿嫣红，赏心悦目，而 300 余篇《日记》，犹如满树繁花，缕缕幽香似诉说着孕育之艰辛，躬耕之勤劳，品读之下，感受良多。

周密部署，踏实严谨。编纂《清史》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，规模宏大，任务艰巨，意义深远，而《朴学志》是《清史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以祁公自荷命领衔之日起，即对项目组工作周密部署，一着不让，踏实严谨，环环相扣。于此，对《日记》择要摘引，以作明证。

2004 年 7 月 5 日，“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电话告知，申报《清史·朴学志》立项已获批准。”7 月 13 日，“组成《清史·朴学志》项目组，祁龙威负责。成员田汉云，陈文和。张连生任秘书。报北京，抄报单位。”8 月 9 日“项目组商定撰写分工：祁龙威写《绪论》、《小学篇》；田汉云写《经解篇》、《诸子篇》；陈文和写《金石篇》、《目录篇》、《校勘与辑佚篇》；张连生写《考史与释地篇》。另约请朱家生副教授写《天算篇》。要求 8 月底各自拟定提纲。”9 月 4 日，“项目组会议，回顾 8 月份工作，部署 9、10 月工作。

[收稿日期] 2011－07－10
[作者简介] 沈秋农（1952—），男，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主任科员；常熟 215500

抓进度。”11月21日“写‘样稿’近3000字成。先释‘朴学’，一名‘汉学’，又称‘考据学’；再述顾炎武、阎若璩创清朴学。”11月26日，“典志组郭成康组长偕林乾教授从北京来，商讨下月座谈会事宜。当面上交‘凡例’‘提纲’‘样稿’及部分‘研究述评’。与汉云、文和同商谈，督进度。”

2005年6月23日“收缴《朴学志》本阶段稿件。”7月21日“整理《朴学志·概述》资料长编。”7月25日“始写《小学篇》的第一章《尔雅学》。”12月30日“致函典志组，请准于春节后，上交第一批志稿8万字。”

2006年5月30日“上交典志组，《朴学志》第一批成品的修订本。”7月14日“郭成康组长来扬州，与项目组商谈，重申既定的《朴学志》的特点‘以考据为中心’，不变。”

2007年10月13日“交代连生以《朴学志》第二批送审稿的修正本，寄典志组。”12月7日“反复校改《声韵学》。”12月8日“报请典志组准许延期一个月，上交第三批志稿。”

2008年2月22日“项目组集会，部署上半年写作计划……务必于8月底前交稿。”6月19日，“项目组会议，部署7月底交《朴学志》第四批稿。”9月12日“典志组电话通知‘朴学’、‘西学’、‘思潮’三志将在上海开座谈会，要求做好准备。”11月26日“遵郭成康兄嘱咐，汉云归纳座谈会对《朴学志》的建议，以《小学篇》为样本，修改各篇章。”12月26日，“以《天算篇》交家生修改，保留后半篇《算学》。”

2009年1月14日“项目组聚会，商谈新一年的工作。”4月1日“改‘清以前的《诗经》学’，核实材料。”4月2日“检欧阳修《诗本义》，四库全书本。核改志稿。”6月18日“与项目组同仁商交稿事，因五年合同至本月期满也。”8月31日“向典志组上缴志稿《经解》全篇。至此已按合同交完《清史·朴学志》初稿。”10月6日“致书戴逸主任，请示对《朴学志》的审改事宜。拟于11月在扬州开审改会，约请京沪专家汤志钧研究员等到会指教，以便压缩篇幅，统一文风等事。”12月23日“收到戴逸主任信，已批阅《朴学志》初稿。”

2010年3月17日“写撰《清史·朴学志》的经过。”3月21日“磨勘汉云所撰《经解篇·春秋三传章》诸稿。”3月24日“与连生整理全志（送审稿）……交代连生将全稿付印，一式四份，分交项目组同仁核阅后寄交典志组转送审改组。”

可见《日记》对《朴学志》修纂工作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，诸如项目合同签订，项目组人员组成与分工，《朴学志》分篇提纲的拟定，各阶段工作计划及工作进展情况，均记载备详，对读者了解修纂工作全貌极有帮助。

虚怀若谷，不骄不隐。祁龙威先生治教治史六十余载，始终牢记“惟学逊志”之古训，满腹经纶却从不恃才傲物，无论求学问业，还是待人接物，均做到谦虚谨慎，不骄不隐，豁达大度，坦荡真诚。由于书稿修纂工作是集体行为，有多人分担，互有侧重，且各人还有其他工作，故工作进度、质量难求一致。所有这些，在《日记》中均有客观记载。如2004年8月31日“收缴提纲。未交齐。”2006年1月21日“朱家生同志来，催其交稿。”2008年6月17日“典志组通报催交稿，申请延期一月。”7月30日，“修改《经解篇·论语章》。吸取专家意见。”10月31日“牛君向项目组传达专家评审《朴学志》第三批送审稿的意见。有的需小修饰，有的需大压缩，也有的要大改（《天算》拟改为《算学篇》）。”2009年3月29日“典志组转来专家对第四批志稿的审稿意见，语多尖锐。即与牛润珍君通电话，表示欢迎，盖对修改工作有益也。”作为领衔之人，祁公以宽厚之心待人，一方面率先垂范全身心投入《朴学志》修纂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与项目组同仁密切联系，切磋商谈，提出他的指导性意见，甚至帮助核实资料，至于督质量、抓进度更是谆谆嘱托，贯穿始终。原中共扬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赵昌智曾这么介绍：先生受命领衔编撰《清史·朴学志》以来，大体每月小聚一次，先生自费请客，课题组成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参加，我也跟着享受。其实先生是借此机会或谈想法，或打催牌。这里的“想法”与“催牌”都围绕《朴学志》展开，

“小聚”则是盈溢着至爱亲情的工作方式，其用心之良苦不但收得积极效果，也传为美谈佳话。

经过长达六年的艰苦努力，至2009年8月《清史·朴学志》初稿完成。全志8篇15章，凡40万字。按理在祁龙威统领下的项目组成员个个学有专长，书稿质量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缺陷的。但祁公认为学术是严肃的，志稿的质量除关系到志书的生命外，还关系到国家清史工程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形象，万不可自满自足，因此必须做到严格要求，诚征意见。2009年11月20日，《朴学志》统稿会议在扬州举行，会上，祁公并没有藉机为自己评优摆好，诉苦邀功，而是代表项目组对《朴学志》初稿做了极为严格的自我评估，光明磊落，胸无杂念。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，“向会议汇报存在问题：一、稿出4人之手，体例、内容、文字风格都不统一。二、材料未经核实。三、篇幅庞大，远远超出35万字的规定数。为此，申请典志组给予一定时间，以便项目组进行一次修改。修改的方案是：（一）统一。1、依照编委会与典志组制定的细则统一体例。2、参考《小学篇》的行文风格，以简古通畅的语体文统一各篇文风。3、删除各篇之间的相互重复或抵牾。（二）核实。1、磨勘所述内容是否言必有据。2、查核所引证据是否确凿。（三）精简。1、简化各篇所述历史渊源，略古详清。2、简化一般内容，突出重点，以点带面。3、简化引文，或删除重叠，或改长为短，去芜存菁。以上方案，是否有当，提请会议审定。”据《日记》记载，统稿会后，祁龙威即带领项目组埋首于“磨勘”、“商补”、“商改”、“连日磨勘”之中，足见用功之精，用力之勤，专心致志，终成大著。

博览群籍，言必有据。为了不辱使命，高质量完成《朴学志》修纂工作，祁龙威从不以权威自居，也从不凭记忆治史，而是博览群籍，温故知新，引经据典，言必有据。他认为“治清朴学必读清朴学家原著，‘采铜于山’”（《日记》2005年1月14日），他在刻苦研读的同时还做了大量读书笔记，这虽然耗费了他许多心血和时间，却始终孜孜以求，乐此不疲。《日记》首篇，就记载了作者“阅邵晋涵《南江文钞》，并以《四库提要》与之对勘。”据粗略统计，《日记》中有明确记载“阅”、“始阅”、“续阅”、“读”、“始读”、“温读”、“细读”、“检”、“始检”的达90篇之多，几近《日记》总篇数三分之一，记载作者读过的经典名著近80种，有些著作动辄“十卷”“十二卷”“三十卷”“三十四卷”“三十五卷”，甚至更多，堪称卷帙浩繁，博大精深，祁公不但做好读书笔记，有的还在笔记后有“龙威按”，阐述阅读该书的所思所想。

祁龙威读书，不但读清朴学原著，还读今人专著，不但读大陆出版著作，还读台湾学者著述，拓宽视野，兼收并蓄，披沙沥金，汲取精华。如他读过周祖谟的《问学集》、《汉语训诂学》、《唐五代韵书的汇集和考释》，魏建功的《古音系研究》、王力的《中国语言学史》，作者在2008年5月8日日记中写道“得读周祖谟教授所写《唐五代韵书的汇集和考释》一文，考据精审，受教匪浅。当即据以核定《朴学志·小学篇·声韵学》稿”。祁公读过的台湾学者的著作有林庆彰教授《清初的群经辨伪学》，甚至还读过“台湾私立逢甲大学硕士生张清泉所作学位论文《清代论语学》”，这还只是一本“打印本”。即使新春佳节，祁龙威也依然手不释卷，沉浸于读书的愉悦之中。2007年2月18日，“丁亥春节，始读顾炎武《音论》。”2月26日，“整个春节期间读顾炎武《音论》。此老发展宋、元、明人反对‘古叶音’的观点，谓‘古叶音’即‘古本音’。他创造了开启一代古音学的理论和方法。《音论》辑录明人论转注、假借。读后始知之后戴震、朱骏声的六书理论实导源于此。”

为了写好《声韵学》，祁龙威细读的著作就有顾炎武《音论》、戴震《声韵考》、江永《古韵标准》、《四声均韵表》，孔广森《诗声类》、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、《声类表序》，同时还搜辑清初与顾炎武《音学五书》立异诸家柴绍炳、毛先舒、毛奇龄等的韵学观点，予以严密细致的比较论证，通过深透研究，方如春蚕吐丝般写出“考证音韵源流”、“古音之学以渐加详”、“钱大昕创始发明古声纽”、

“陈澧撰《切韵考》”，再将其合成《声韵学》，全文探末寻本，脉络清晰，剖析入理，言必有证。

老驽负重，不避艰辛。祁龙威接受《朴学志》任务时已是一位高龄老人，自喻老驽，这并非自谦之词，任务为国家工程也确是重任之实。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明知年高体弱，却依然奉命领衔。带领项目组不避艰辛，风雨兼程。自修纂工作启动，祁公多次以“鞠躬尽瘁”郑重明志，抓紧分分秒秒，惜时如金，不舍昼夜，国庆、元旦、春节几无休息。《日记》记载：2004年10月2日，“评太炎先生《清儒》毕。”10月4日，“始评梁启超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”10月7日，“始评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。”2005年1月1日，“与文和商拟《校勘与辑佚》提纲。”2月8日，“农历甲申除夕，始写《朴学志·绪论》第二段。”10月5日，“叙《释名疏证》毕。至此，写《小学篇》第一章《尔雅学》已9000余字。交打印。”2006年1月2日，“与文和商改《校勘》稿。”10月1日，“始读王筠《说文解字句读》。10月2日，核校文和修改过的《校勘与辑佚》上篇《勘佚》。”10月5日，“交代连生准备将《朴学志》第一批上交的修订本寄典志组。”2007年1月1日，“与文和商改《校勘》新稿。”1月2日，“为汉云核《诸子篇》之《荀子考》。”2月18日，“丁亥春节，始读顾炎武《音论》。”2月26日，“整个春节期间读顾炎武《音论》。”5月1日，“始写《小学篇》第三章《声韵学》。”2008年2月7日，“农历戊子春节，始检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。读吴承仕《经典释文叙录疏证》。”2009年5月2日，“续写《毛诗章》第三节，叙段玉裁撰《诗经小学》。”10月6日，“致书戴逸主任，请示对《朴学志》的审改事宜。”

祁龙威两个儿子分别在澳洲和香港工作。2005年春夏之交，祁公伉俪前往探亲，即使暂别扬州，他也将修纂任务随身携带，并无半日空闲。在当年《日记》中记载：4月18日，“《朴学志·概述》上、中、下三段合篇完成。加注。此稿始撰于扬州，完稿于香港。4月25日寄《朴学志·概述》稿于扬州，付连生打印。”6月1日，“与汉云、文和通电话，抓写《朴学志》进度。”6月3日，“从香港寄《朴学志·概述》稿与北京清史典志组。”

祁公年高体衰，难免会有病痛袭扰，但他依然笔耕不辍，其敬业精神由此可见。如《日记》2004年9月16日“感冒甚剧，坚持续写前作。”2009年4月28日“病后续写前作，重理思路。”高温季节，作者并不写自己如何挥汗如雨，潜心研究，而是对项目组同仁予以亲切慰问。2008年7月31日，“项目组集稿，感谢诸君冒高温完成任务。”作者在《日记》最后写道“《朴学志》任务得以圆满完成，‘经验仅有两条：一曰虚心。先知学术浅陋，惟边学边写。二曰刻苦。做到夜以继日，不畏寒暑。由于严格贯彻编委会的指导思想，严格遵守‘合同’，严格尊重项目组同仁的成绩与意见，故能同心同德，共庆完稿。”

日记，是当事人对每日所作所思的真实记录。如将某一阶段的日记贯穿起来，即可反映出日记主人在该时段的人生足迹，记录了他的工作、学习、社交、生活，也融入了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智慧。字里行间还可读到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的某种景象。因此，人们往往视日记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而祁龙威《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》就是这样一部富有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的珍贵日记，既记录了祁公的治史精神与学风，也足以明证祁公所率项目组在修纂《朴学志》过程中的艰辛甘苦和为《清史》工程所作出的卓著贡献。虽然《清史·朴学志》尚未正式出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：一是书稿按时完成，体现了祁龙威所率《朴学志》项目组的诚信，也体现了他们对国家《清史》工程的鼎力支持。二是虽然笔者尚未读到国家清史委对《朴学志》的评审意见，但从国家清史委主任戴逸先后发表的对《朴学志》部分书稿的审读意见中可得知他对书稿的质量是满意的。2005年11月2日，戴逸在审读《清史·朴学志·概述》后所作评语为“《概述》内容精深，条例清晰；文字为语体，简古通畅……其阐明朴学之意义、内涵、成绩兼及其弱点局限，有述有议，不足万字而甚得要领。”2008年10月24日，戴逸在审读《朴学志·经解篇》引言后又一次予以

充分肯定，“写得简明有序，内涵精深，条理清晰，有理有据，是对清代说经成果导读之佳作。”

笔者在拜读祁公《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》后，思潮澎湃，钦敬之情油然升腾，于是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为祁龙威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会所致贺信（见《祁龙威先生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》，广陵书社，2006年版。）所言“祁龙威先生不仅是扬州学人的一面学术旗帜，他也是属于中国的。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，继续为中国历史学作出更多的贡献。”谨将刘吉教授贺语移此结尾，自感合适之极，因为这也是我多年心语。

（上接第46页）

㉟五朝《会典》之《康熙会典》卷145；《雍正会典》卷222；乾隆《大清会典则例》卷144；《蒙古律例》版本较多，中外学者多有研究，笔者所见的版本有：184条，185条，189条，193条，195条，209条，232条；参见岛田正郎《新发现的哈佛大学藏“乾隆抄本‘蒙古律’”》，载韩延龙主编《法律史论集》（第三卷），法律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93页；包文汉《蒙古学百科全书·古代史卷·蒙古律例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7，第247页。

㊱㊲㊳马建石等主编《大清律例通考校注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2。

㊴早在蒙古归附清朝前，蒙古就有“土谢图汗律例”、“科尔沁阿巴噶律”等，归附清朝后，清统治者继承蒙古地区法律制度，在其颁布的《蒙古律例》等立法文件中也规定了类似的律例。参见李保文《天命天聪间蒙古文档案译稿》，《历史档案》，2001年第3期。

㊵㊶㊹《清实录·宣统政纪》卷41，宣统二年七月丁亥条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7。

㊷㊸光绪朝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993，光绪二十五年，石印本。

㊺马建石等主编《大清律例通考校注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2，第728页。

㊻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75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。

㊼王锺翰《清史续考》（华世出版社（台北），1993），第285页记录各种《则例》500—600种，而《大清律》和《律例集释》数十种不同之刊本尚未包括在内。

㊽《理藩院（部）则例》也包括针对西藏和回部制定的律例，但条目较少，主要是针对蒙古地区而设。

㊾张晋藩、郭成康《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88，第387页。